

真对不起,本文从标题开始就搞错了,正确的应该是:聂卫平与黄德勋比赛吃饺子。不过有时候,错也有错的道理。这不,如果按“正确的”标题,长度达12个字,一定会让编辑为难。

提起黄德勋,其名当然不能与聂卫平相提并论,不过这并不奇怪,毕竟围棋界有一个聂卫平。黄德勋1950年生于四川成都市,是1965年国家围棋队正式成立时的第一批队员。黄德勋的棋风骁勇善战,颇受陈祖德赏识。虽然后来逐渐淡出,却是当年重点培养对象。围棋事业经过特殊时期那几年的曲折,棋手们痛失事业,饱尝艰辛。所以1973年国家体委重新组织围棋集训队的时候,散落各地的棋手,仿佛听到了当年新进的集结号,纷纷踊跃归队。当大家来北京工人体育场报到时,

秋思

黄昏,夕阳在树林里穿行,晚霞尽染,秋果累累的深院,美景如烟。树叶簌簌地呢喃,小鸟轻盈地跃上枝头,对着远方清鸣低咕。枝上已是残花点点,果子默默地盘结在树上,草儿寂寂地匍匐于树根边,阑干上浮着晶莹的露珠,台阶下散躺着殉花的黑蝶,青痕斑斑,正是“台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”。阶阶榭榭,霜打青院,露润寂心。乡间,一切仿佛梦初醒,人居其中,只愿浮想而不愿醒来。

天幕慢慢地沉暗下来,宁静的乡居让人有等候的向往,凉淡的感受让心有踏实的滋味,一切的神思遐想,无知无觉中配合着天象的变幻和季节的蔓延。此时,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车川流不息以追逐日月山河,人前赴后继为寻求坐花醉光。此刻,庭院深深的眼前,云彩流转,红月当空,小小方寸之地,和繁华分开,清寂中也依稀闻见了关于外面的风景和消息,有关四季月月的浩瀚之事。“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?”这是源于世间崇美若趋的本原之性,也是因为喜欢喜乐的天伦之情。华灯初上,夜幕沉沉,静坐在郁郁葱葱的柚树下,密密麻麻的心事,纷纷扰扰的梦境,化为淡淡的疑问在风中回旋。想念谁?向往何方?何处有召唤?曾对谁述说?又有谁倾听?放弃多少?拥有多少?渲染几度的欲望里,有没有宁静致远的归宿?氤氲而起的心香间,有没有相濡以沫的灵伴?和风秋声带来了回应,在被寂静吞没的黑夜,轻轻地吟唱,浅浅地微笑,淡淡地回味。此地,不知为谁而来?也不知为何而来?此境,清至澈,洁净而安详,不言得与失,而咏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。



看到宿舍屋顶高高的,巨大的窗户十分敞亮。再到食堂一吃饭,固然不能与饭店相比,但毕竟是标准较高的“运动灶”,品质和数量有保障。棋手们远离运动队多年,肚子早已没有积攒的油水。这一点成为后来的主旋律的前奏。

聂卫平吃饺子

华以刚

曲。特别是当大家从国家体委老队员口中获悉,工人体育场曾经是中国乒乓球队使用过的集训场所,全队上下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荣耀感和兴奋,感到冥冥之中的善缘和召唤。

本故事发生在1973年,距今快50年了,不是新闻是往事。其主要情节可能已经在小范围里有所流传,但没有详细书面记载。而真实的生活小事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,就决定还原补记下来。

孙儿的外公外婆要回老家去办点事,他奶奶便住到儿子家。全天候顶班带娃。不料第一天就碰上个囧事。“请中(1)班殷旭尧小朋友的家长留一下!”——奶奶到幼儿园接孩子,突然听见老师的招呼声,不禁有点愣神。园门口的保安大叔是梅陇镇本地人,见状对奶奶笑言道:“总归是依孙子勿灵光呀。”果然,老师紧紧捉住他的小手腕,说不见到家长是不会放手的。“他排队时和小朋友相互追打,叫个不停!”奶奶对着老师连连赔不是,如果下次再犯,请老师罚他立壁角。奶奶想起了早年间,自己曾经多次代表父母去两个弟弟的学校开家长会,每趟收获的可都是好评啊,今天却替孙儿来接受批评,真让人哭笑不得。孩童的生活剧本里,永远埋伏着过山车般的情节。第二天上学的路上,奶奶千叮万嘱不要做皮大王熊孩子,孙儿满口答应着。下午放学时只见他兴高采烈地奔过来,指着胸前的贴花让奶奶快看——老师奖励的!奶奶大喜过望,忙问他为啥得奖呢,答案竟是今天排队时守规矩,没有捣蛋。

七夕会

到了下周,剧情又见反转。有天放学后他一一反常地闷闷不乐,晚上跟爸爸妈妈也话不多。次日早晨跟奶奶去上学,仍然耷拉着脑袋,一副心事重重样。

工人体育场食堂吃饺子,一般是节假日或者纪念日,总而言之有些特殊理由。而那天是什么由头,记不清了。记得清的只有食堂的猪肉馅饺子非常实在,白菜或大葱是名副其实的配料。而且个儿很大,一两5个左右,比北京市面上常见的明显大。都知道上海南翔小笼,一两可是8个。年轻人情绪高涨,个个狼吞虎咽。食堂真给力,供货源源不断。吃到兴头上,聂卫平突然发话,说自己已经吃了50个,一脸非常满足的模样。“拉(那)不一定。”不料立刻遭到坐在旁边的黄德勋的软钉子。表示既不赞成同伴的话,又缺乏明确的反对理由时,黄德勋就会抛出四川普通话“拉不一定”。这个口头禅妙在噎了对方,却没用了一个脏字,自己并不需要什么担当,对方还往往有口莫辩,只能干生气。也对啊,毕竟这世上能咬死“一定”的事情本就没有几件。黄德勋没有料到,被聂卫平杠上了:“我从小吃饺子就边吃边数,5个一组,清清楚楚的50个怎么叫不一定呢?”“就算你边吃边数,也不能证明你是不是吃了50个呀!”黄德勋敏锐地抓住了要害。聂卫平自知难以强辩,但是就此认栽,实在太没有面子:“废话少说,从现在开始,一人一个,谁吃不下就认输,咱们比个明白!”“比就比!谁怕谁呀!”黄德勋也是势成骑虎,无路可退了。

两人的互相叫板吸引了队员们的关注,这时候大家也吃得差不多了。看热闹的人群中,有人提议,比赛怎么着也得有个起始数目,就当两个人都已经吃了50个吧。这个建议比较公平,在场所有人都默认了。以下的比赛,聂卫平依然是边吃边数,55、60、65、70……真是习惯成自然,刚才的话确实不假。黄德勋没有既定习惯,也没有必要数数,反正你一个,我跟着也一个就行了。80……两人从享受生活变为感受煎熬,速度明显放慢。不难计算,都一斤六两啦!80到90个,更慢了,真是在“一个一个”吃啊,一斤八两!终于到了91、92个。双方速度更慢了,正如俗话说的,到嗓子眼了。正在这最后的僵持状态,黄德勋祭出撒手铜,让人跌破眼镜。他轻声嘟囔“别再麻烦了”,随后竟然从容连吃两个,跳了一跳,达到94个!这个跳一跳犹如敦促投降书,它彻底摧毁了强敌的抵抗意志;它又是胜利宣言,像极了围棋的中盘胜,对手即使还想下,实在下不下去了,只能投子认输。“今天算你凶!”聂卫平只有气无力地一声叹息,黯然退出了对抗。

奶奶带娃记

殷国祥

晚饭后,孙儿啃着五香鸡腿,“奶奶,这鸡腿太好吃啦!你是看菜谱做的吗?”“奶奶知道你喜欢吃,特地帮你做的呀!”他跷着大拇指:“奶奶够朋友!”滑下椅子,蹭起脚一口亲上来,奶奶被涂了半面孔的油。吃得开开心,他又开出了远期的空头支票:“奶奶,你走路脚底痛,等我上了大学,就给你买软底鞋穿。还有,等我上了大学,再给你买很多很多好吃的。”他经常将所有的预想和承诺都让“等我上了大学”去扛。

落叶纷飞,秋意越来越浓,凉风也吹得越来越紧。下班后一个人做好晚饭后,我望着窗外幽幽的夜色,忽然想家,便随即打了个视频给母亲。

视频响了很久才接通,我一看画面非常混乱,啊,下嘴里的饭:“你们在干什么呀?来来回回走,还没休息吗?”视频那头传来急促的声音:“你那件衣服带上,还有那双软底鞋,你听我的,塞进去……”母亲说着,画面瞬间就是黑乎乎的了,我猜她是把手机放进口袋去了。尽管他们没和我说什么,但我已然明白,这是父亲又要出来打工了。

果不其然,隔了一会儿,母亲又将手机拿出来,画面出现了父亲正在理包的情景。“你看看你爸,让他待在家不听了,又要出去了。我是管不了他,要管你去管!”母亲的语气有点恶狠狠,可我却看见她又往父亲的包里塞了一瓶枇杷罐头。父亲朝母亲摆手,小声嘟囔着:“你和孩子说那些干啥?我不出去怎么赚钱?”父亲没空和我说话,往包里放了充电器、牙刷、肥皂等,细碎碎的一堆东西,让拎包变得圆鼓鼓的。

“这罐头留给你吃吧,这两天你不是在咳嗽嘛,我包里也塞不下了。”父亲站起来掂量了包,有意无意地交代母亲,早上起来要先喝口水,别吃一口冷风,总咳嗽不停。“这一罐不重,我在家想吃会买,方便得很,你出去肯定舍不得带,带走

底摧毁了强敌的抵抗意志;它又是胜利宣言,像极了围棋的中盘胜,对手即使还想下,实在下不下去了,只能投子认输。“今天算你凶!”聂卫平只有气无力地一声叹息,黯然退出了对抗。

不可思议的是,黄德勋的胜利竟然延伸到棋盘上。在此之后,黄德勋在各种赛事中对聂卫平奇迹般地达成六连胜。聂卫平当时虽然没有达到自己的巅峰状态,但是综合实力起码不弱于对方,而对于某一个对手六连败,聂卫平也没有过先例。心理阴影直接影响竞技状态,由此可见。

下乡务农,幸运地结识了南下老干部老王。老王时任县委宣传部长,我俩因书结缘,成了相见恨晚的忘年交。

1970年盛夏的一个赶集天下午,天特别热。我与老王谈得兴起,突然他问我近来最想看哪些书?我一愣,随口反问:“您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?”“当然是真话。”“有禁区?”“没有。”“那我实话实说,最想看中外名著。”此话一出口,我就紧张地盯着老王看。想不到平素极为严肃的老王此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,厚厚镜片后的眼眸显得炯炯有神,欣喜中分明有几多嘉许。他左右顾盼一下,紧闭门窗,挥着右拳坚定而又小声地说:“好,有志向,有眼力。”说完疾步走进隔壁的卧室,几分钟时间,两手小心翼翼地托着一只蓝花布包裹回到客厅,朝我努了努嘴,示意我过去。我站起身走近,他轻轻抖开包裹布,4卷32开本的红底白字书展现在我的眼前。“列夫·托尔斯泰,《战争与和平》。我忍不住小声念出来。”“小周同志,请你不要再念了。”老王压低嗓音说,随即打开收音机,放大音量后,贴着我的耳朵说道:“我们这里都是板壁隔间,邻居家有什么动静,都听得清清楚楚。”随手拿起书桌上的笔与纸,与我来了一番“哑语”：“此书借给你,10天之内归还如何?”“没问题,只早不晚。”“请爱惜,务必不要污损。”“保证。”“注意,看书千万不要做任何笔记。”“好的。”三个书面来回后,老王用布将书籍仔细包裹好交给了我。

养育

父亲将远行

袁秋菡

吧。”母亲拉开了包的拉链,又将罐头塞了进去。我听着他们的对话,心里有些湿湿的。舍不得父亲出来干活,又心疼他们在家勤俭的生活,一瓶罐头还要互相推让。

父亲自去年七月脚受伤之后,就一直郁郁寡欢。求医问药,在家休养,一晃就大半年过去了,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今年三月他没听劝跑到上海来干活,谁知道三个月啥也没干成,最后垂头丧气地回了家。

我和母亲都劝他想开点,一两年不外出没什么大不了的,家里有粮,怎么着都有饭吃,钱可以紧着点花。但显然父亲并不愿意过在家种田的日子。他说,自己才五十几岁呢,女儿还没出嫁,不该在家养老,无论如何,要想办法出去赚钱。父亲说这话时,仿佛自己还是二十几岁的样子,那时候他也是为了我们收拾行囊去远方打工赚钱,年初出发,年终回来。

我印象中,每当父亲将远行,母亲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衣服和食物。那些年,父亲去新疆干活,一去就是一年,母亲把春夏秋冬的衣服都分别装在不同的袋子里,袜子会备十几双,生怕他没有衣物换洗,却

难忘老王

周天柱

露声色。吃完饭,洗漱完毕,便手拿自制的小油灯和书,钻进蚊帐,才长长舒了一口气。坐在被窝里,侧着身子,斜倚着床板,《战争与和平》的浓浓风云顿时在眼前展开。一部啃完,按约换另一部。先后如饥似渴地饱览了《红与黑》《三国演义》《乱世佳人》《红楼梦》……每次我焦急地走进老王的小客厅,他早已神定气闲地坐在陈旧的小沙发上,笑眯眯地看着我这个求书若渴的后生落座后,变戏法似的亲手交给我另一部名著。我最为担心的断供危机,在4年内从未发生。

甘冒风险啃名著,读书时的那股专注,是常人无法想象的。那晚在看《红与黑》时,可能是因为太入神,向左侧身感觉累了,换了一个方向,不留神将油灯碰翻了,竟毫无所知。等到我突然闻到一股焦味时,才发现油灯已点燃了蚊帐,火舌正在蔓延。我左手撩开蚊帐,右手紧攥着借来的名著,翻身跳下床,冲到厨房盛了一脸盆水,火速把火浇灭。而此刻知青们打着呼噜睡得正香,全然不知这场突发的小小火灾。

从这以后为了安全,我打着手电看书。耗电成本高怎么办?自有小小发明。对用完的干电池施行小手术,在底部钻一个洞,灌些自制的浓盐水,再用蜡封口,可促使废电池继续发挥作用。在老王重病住院前的四度春秋,不知不觉竟贪婪地细读了80多部中外名著,恶补了多年渴求知识的巨大空白。

那个年月,有书读是何等幸福,而能捧读名著,更是天下第一幸福。可爱可敬的老前辈——老王啊,我永远感恩您!

几何学

吴树模 撰

露声色。吃完饭,洗漱完毕,便手拿自制的小油灯和书,钻进蚊帐,才长长舒了一口气。坐在被窝里,侧着身子,斜倚着床板,《战争与和平》的浓浓风云顿时在眼前展开。一部啃完,按约换另一部。先后如饥似渴地饱览了《红与黑》《三国演义》《乱世佳人》《红楼梦》……每次我焦急地走进老王的小客厅,他早已神定气闲地坐在陈旧的小沙发上,笑眯眯地看着我这个求书若渴的后生落座后,变戏法似的亲手交给我另一部名著。我最为担心的断供危机,在4年内从未发生。

甘冒风险啃名著,读书时的那股专注,是常人无法想象的。那晚在看《红与黑》时,可能是因为太入神,向左侧身感觉累了,换了一个方向,不留神将油灯碰翻了,竟毫无所知。等到我突然闻到一股焦味时,才发现油灯已点燃了蚊帐,火舌正在蔓延。我左手撩开蚊帐,右手紧攥着借来的名著,翻身跳下床,冲到厨房盛了一脸盆水,火速把火浇灭。而此刻知青们打着呼噜睡得正香,全然不知这场突发的小小火灾。

从这以后为了安全,我打着手电看书。耗电成本高怎么办?自有小小发明。对用完的干电池施行小手术,在底部钻一个洞,灌些自制的浓盐水,再用蜡封口,可促使废电池继续发挥作用。在老王重病住院前的四度春秋,不知不觉竟贪婪地细读了80多部中外名著,恶补了多年渴求知识的巨大空白。

那个年月,有书读是何等幸福,而能捧读名著,更是天下第一幸福。可爱可敬的老前辈——老王啊,我永远感恩您!



老王时任县委宣传部长,我俩因书结缘,成了相见恨晚的忘年交。

1970年盛夏的一个赶集天下午,天特别热。我与老王谈得兴起,突然他问我近来最想看哪些书?我一愣,随口反问:“您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?”“当然是真话。”“有禁区?”“没有。”“那我实话实说,最想看中外名著。”此话一出口,我就紧张地盯着老王看。想不到平素极为严肃的老王此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,厚厚镜片后的眼眸显得炯炯有神,欣喜中分明有几多嘉许。他左右顾盼一下,紧闭门窗,挥着右拳坚定而又小声地说:“好,有志向,有眼力。”说完疾步走进隔壁的卧室,几分钟时间,两手小心翼翼地托着一只蓝花布包裹回到客厅,朝我努了努嘴,示意我过去。我站起身走近,他轻轻抖开包裹布,4卷32开本的红底白字书展现在我的眼前。“列夫·托尔斯泰,《战争与和平》。我忍不住小声念出来。”“小周同志,请你不要再念了。”老王压低嗓音说,随即打开收音机,放大音量后,贴着我的耳朵说道:“我们这里都是板壁隔间,邻居家有什么动静,都听得清清楚楚。”随手拿起书桌上的笔与纸,与我来了一番“哑语”：“此书借给你,10天之内归还如何?”“没问题,只早不晚。”“请爱惜,务必不要污损。”“保证。”“注意,看书千万不要做任何笔记。”“好的。”三个书面来回后,老王用布将书籍仔细包裹好交给了我。

离开老王家,我真是欣喜若狂。回到知青点,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态,丝毫不